

大德曰生：安寧病房實習日誌

實習醫學生 洪邦喻

「各位好，我是李醫師。某某某先生在七月二十七日的早上九點十分，安詳地離開了我們。他已經不會再感受到痛苦了……」

生離死別本是醫院的日常，在每場與死神拔河的戰役，都能見到醫療團隊全力的搏命演出。但在中正樓二十一樓的一隅，此處的死亡只有平靜，沒有複雜的儀器、管路圍繞，也沒有爭分奪秒的急救和給藥。此處一天就能送走好幾位病人，住院醫師冷靜而溫柔地在床邊宣告死亡、家屬則輪流向逝者道別，隨後便清空病床，迎接下一個短期住客。

這裡，是臺北榮總的安寧病房。輪替到家庭醫學科實習的醫學生，會有一週的時間待在安寧病房實習；和病人的相處雖然短暫，但從他們最後的話語、與家人的互動、以及面對死亡的態度，卻彷彿能看遍他們的一生。

【第五床：張伯】

那南風吹來清涼

那夜鶯啼聲淒愴

月下的花兒都入夢……

「咳咳！——呼、呼、呼。累了，唱不下去。」張伯伯喘了幾下，搖搖手說道。

「伯伯唱得真好！」我和看護拍起手來，「我一直都想聽聽那卡西的歌手唱歌，今天我真有耳福。」

「我跟你說，我還會唱美國歌。」伯伯的臉上泛起紅光，不待我們鼓譟，便自顧自地唱了起來。You are my sunshine, my only sunshine. You make me happy, when skies are gray……

下午的太陽從窗外照入，伯伯費力地唱著歌，我在他身邊打著拍子，忘記他其實什麼也看不到。

他是張伯，在地著名的那卡西樂手，據說是北投那卡西的開拓者。今年六月上過新聞，在攝影機前拎著烏克麗麗自彈自唱，那時他口齒還算清楚，音準也依然準確。直到最近，張伯的心臟開始出現毛病，呼吸變得費力、人也漸漸昏沉；他和家人商量好，用了快九十年的零件該回廠維修了，於是入住安寧病房，坦然面對人生終程。

「百樂匯剛蓋好的時候，我們還跑去看。」張伯數著他去過的溫泉旅館，作為北投的「第一隊」，他對這些旅館名字如數家珍：熱海、蓬萊、龍城、龍門、美華閣，新生莊的本館和別館……在那個年頭，旅館打一通電話就能喚上他們的樂隊。

「幾十間旅館您都去表演過？」

「對，都去過。」

「我的琴呢？把琴給我…我想彈琴。」說到一半，張伯把手伸向床的兩側，探著他相伴多年的烏克麗麗。

啊，那個老闆帶回去了——看護說道。他的兒子也是個業餘樂手，六月時的採訪能看到他與父親的合奏。他對記者說，他爸爸最厲害的是手風琴，兩三年前還在臺北市的養老院「巡迴演奏」，市長甚至頒了個獎盃給他。

「那就…打電話給他…我兒子一定會來。」張伯氣喘吁吁地說。

「可是我不知道你兒子的電話。這樣好了，我去查查看，如果方便的話就請他過來一趟。」

「他一定會來…他會馬上趕過來。」

我向張伯告別後走回醫師室，為著方才的承諾感到心虛。為了病人一時興起就打給家屬，不知道會不會給他們帶來困擾？而當護理師告知我，因為醫院的防疫規定，家屬不能隨意前來探視時，我又更加心虛了。緩步來到張伯床前，正不知如何向他解釋，看到伯伯閉著眼睛正在休息，不禁暗自鬆了一口氣。

夜來香 我為你歌唱

夜來香 我為你思量

啊啊啊 我為你歌唱

我為你思量……

離開病房時，張伯的歌聲彷彿還在床榻邊縈繞。病情奪去了他唱歌的氣力，卻沒奪走他的熱情；人生的最後時分能和一輩子的愛好攜手離去，想必是身為歌手的他，最浪漫的旅途終點。

【第八床：阿平】

阿平，65歲，安寧病房的「釘子戶」。在每天都有人離世的生命轉運站，他已經待在這裡一個月了。疾病診斷為胰頭癌末期，合併多處轉移；在幾次休克、感染、迴光返照之後，如今他精神良好，每天還能偷吃幾個粽子，讓每天追蹤血糖調整胰島素的住院醫師困擾不已。

第一次探望他時，他不厭其煩地講述自己一年多來的抗癌歷程，以及化療帶來的諸多副作用。近期讓他困擾的是多夢，夢境都是住院、吃藥的事，和現實也有所重合，讓他幾近錯亂。例如他經常夢到自己腹瀉，便會驚醒呼喚外傭幫忙處理，結果尿布打開什麼都沒有；此外

還有尿道感染的問題，前幾天陰莖灼熱得難受，幸好在使用抗生素後好轉不少。

我注意到阿平左手食指上的期戒，上頭刻著大大的「親愛精誠」，中央鑲著閃亮的藍寶石。那是他從軍校光榮畢業的象徵，日後憑著所學在政府機要單位的資訊部門擔任秘書，對電腦等 3C 產品可說相當嫻熟。

「我的硬碟裡有 25 TB 的檔案。」他自豪地說。「我等會就來挑照片，一張一張修，自己剪告別式的影片！」

六十幾歲的人在剪輯影片！我很驚訝，尤其剪的是自己喪禮上的影片，這是何等豁達的態度。他繼續述說著自己對攝影的堅持，說自己從兒子出生就不停地拍照，就是為了給他們完整的紀錄；加上自己在通信部門幾十年的經驗，電子產品難不倒他，談論起手機、平板法喜充滿，指著我的 ipad 又是品頭論足了一番。

「那就祝福你多活一陣子，好好把影片做好囉。」離開病房前我這樣說，阿平笑得燦爛，一邊揮手要我儘管去忙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這位安寧病房的「釘子戶」比想像中更難纏。他的意識相當清楚，想法卻經常反覆——平時說早已看透生死，不在乎外表或身體的改變；痛起來哀求著讓他早死早超生；舒服的時候就說想繼續打化療，拜託大家找主治醫師來重新評估。他的兒子在家庭會

議上面有難色，認為轉來安寧病房就是為了緩解疾病的不適，不希望父親在治療的痛苦和緩和醫療間游移不定，也擔心帶給醫護人員困擾。主任說，阿平多年以來有著兒子難以接受的壞習慣，使得這對父子的關係略顯微妙；暗自猜想，一個多月前病患直接面對死亡時，雙方好不容易找到了和解的契機，沒想到病患續命至今，意外讓家裡那本最難念的經再次浮上檯面。

因為阿平的病情穩定，醫師希望他能辦理出院，或轉到其他機構繼續照護；他的兒子則在電話裡說，無論如何，他們不會把病患接回家住。阿平今天也是邊吃著看護買的餐點，邊剪著自己的影片吧！——死亡對他們來說，是解脫、是和解、是寬恕的時刻；但在那刻來臨之前，要解決的事情還多著呢！

【第十七床：雯雯】

儘管安寧病房本就是送別之處，但看到 A 醫師即將照顧的病人時，還是不免震驚了一下。

雯雯是從樓下兒科轉來的病人，年紀和 A 相仿，發病時才剛成為大學新鮮人。右腳的骨肉瘤轉移至雙側肺部，冒著骨轉移的風險勉強動了刀，仍然在三年後惡化到無法治療的地步。主任查房時她母親

在床邊，正忙碌地打理著環境；她則戴著氧氣面罩費力地呼吸著，每一次吸氣都能看見清楚的胸鎖乳突肌。

六個實習醫學生圍在她床邊，聽著她母親和主任的對話。女人的面容很平和，只隱約看出一點操勞的神情，四十五歲？還是五十歲？就像門診隨處可見的家長，冷靜而仔細地講述著孩子的病情，臉上看不出一絲情緒的波瀾。我猜想這兩年的奮戰已鍛鍊出她處變不驚的心態，陪著女兒進出醫院不下三十次，在這次遷入安寧病房以前，也許已經做好了十足的心理準備。

「並沒有。」病例討論會上，當我提出我的觀察時，主任搖搖頭說道。我們以為的處變不驚，只是她母親心理上的防禦機制；從來不願相信女兒即將離世的她，只能做著手邊習慣的工作、用平常的方式和女兒相處，假裝明天也會和今天一樣。看似堅強的她，在社工師前去關懷時哭泣不止；看似做好準備的她，聽到鄰床念佛機的聲音就備感壓力，像是不斷提醒女兒即將離去。

某一天的晚上，雯雯全家人到病房探望她，說想要拍一張全家福。雖然口中說著「回家再拍就好」，她還是笑著讓爸爸媽媽替她化妝、塗口紅、戴上假髮，用手機自拍了好幾張相片。

在看得見的終點之前，時間的齒輪彷彿為他們暫停了片刻。

哪怕，只是幾張相片的光景。

離站的那一晚，我們走出安寧病房的大門，身後的牆上寫著「大德曰生」。

天地之大德曰生，意思是天地最大的美德，便是孕育眾生、使萬物生生不息。

——而生命唯一能確定的事，就是它必將迎來終結，安寧病房即是在生與死的交界，承載著生命所有故事的轉運站。

照顧許久的爺爺停止呼吸後，外傭哽咽地跑到護理站，在電話裡哭紅了眼。

曾經家暴的男人躺在床上，太太平靜地鎮日看守，喃喃說著「這輩子是來還債的」。

醫師竭盡全力積極治療，女兒沒能傳達母親真實的意願，轉來安寧後仍自責不已。

生死兩相安，是安寧病房尊重死亡的最終目標。當我們全力與疾病戰鬥，把死亡當成亟欲避免的結局時，這裡讓我們重新看見疾病後面，活生生的人和他們的家庭。